

流年记

满架菜豆度夏时

诗歌港

山村夜晚(外二首)

鲁从娟

夏日时节,菜豆(也叫豆角)占了菜场的半壁江山,几乎每位老农菜摊前的茄子、韭菜或西红柿的旁边,都会有一堆菜豆。有的老农把菜豆理顺得整齐,有的用红绳绑成一把一把的,也有的就那么随意放着,顾客买的时候就大把抓着上秤。

古人讲究“不时不食”,到了什么季节吃什么菜,这不仅是养生智慧,更是对食材本味的尊重。这些当季菜豆是在日头底下晒着长大的,在雨水里泡着长开的,自然成熟,味道纯正。我这个厨娘对菜豆的品性了如指掌,炒着吃,就选颜色稍浅、饱满壮实的菜豆,这样的菜豆容易熟,口感软烂。凉拌的话,就选颜色深绿、线条较细一点的菜豆,此时的菜豆尚嫩,凉拌着吃口感鲜脆。包着吃,对菜豆的要求不高,老嫩都行。

菜豆当令,每天变着花样吃。菜豆刚下来的时候我做过几次传统的清炒与焖煮,在孩子爹说了一句“怎么又吃豆橛子”之后,就果断换了新的做法。把菜豆切长段,焯水时里面加几滴油、少许盐,这样菜豆青绿不变色。焯好的菜豆段码在盘子里,然后起锅烧油煸炒肉丁,加小米辣和蒜蓉,调好味后浇在菜豆上,红绿相衬,品相极佳,一下子就能唤醒食欲。

吃打卤面,也是用菜豆。一把菜豆理整齐,左手攥着右手切,长长的菜豆变成菜豆粒在菜板上滚动。发几朵木耳,买点黑皮蛤,肉丁也不能缺席。蔬菜的鲜味与蛤的海味相融,鲜溜溜的。盛半碗面条,浇满卤子,碗里冒出个尖儿。连

吃两碗,饱嗝打响了还不肯放下碗筷。

菜豆焖饭是懒人饭,是我跟邻居茶店老板学的。用料除了豆角,还有土豆、胡萝卜、猪肉、葱姜蒜。猪肉切丁,肥瘦分开。土豆和胡萝卜皆切丁,菜豆切段。把瘦肉丁放入碗中,加酱油、盐、十三香搅拌均匀。热锅烧油,放切好的肥肉丁炼出油来,加入腌好的瘦肉丁煸炒,再依次放入葱姜蒜末,土豆、胡萝卜和豆角翻炒一会儿。米洗净,倒在菜上面摊平,适量加水,按键焖饭。饭与菜一锅出,味道醇香,营养丰富。

菜豆秉性包容,可与多种食材搭配。菜豆炖排骨,菜豆焖土豆,菜豆炒茄子,小米辣干煸菜豆——单是凉拌菜豆,就有很多的可塑性,如蒜泥香辣味、麻酱咸香味、酸辣清香味、椒麻油香味——万千家常做法,皆自成风味。

菜豆当令,不包几顿大发面包子就是辜负了自然馈赠。包包子,菜豆切小段,五花肉切小块煸炒后,放葱姜末,下菜豆段,加少许面酱调味。我包的菜豆包子皮薄馅满,鼓鼓囊囊的大个儿,咬第一口就能吃到馅儿。那天店里邻居小伙从栖霞老家回来,带回了大半蛇皮袋菜豆,全部放在我这里。这么多菜豆,只有包包子才下货。那场面热闹啊,我发面,邻居大姐去割肉,小胡媳妇择菜豆——最后由我调馅,大家一起包,然后分三家三个锅蒸。一笼笼白白胖胖的大包子出锅了,左邻右舍都围了上来,你三个,他两个,大家手掐包子站着吃,坐着吃,吹着热气,吃得不亦乐乎。

其实,小时候我并不太喜欢吃妈妈做的那些缺油少盐的焖菜豆,尤其是用老菜豆做的小豆腐,我一口不吃。妈妈就在一旁苦口婆心劝说我吃菜豆对身体好。在多年后,我夹一筷子焖菜豆送到女儿的嘴边,劝说挑食的女儿吃点绿色蔬菜时,心里猛然一颤,面对不吃菜豆的我,妈妈也一定会觉得遗憾。那时,家里的菜豆实在太多了,菜园里有几架菜豆,父亲又在苞米地里套种了一些。夏天雨水勤,日头也给力,菜豆开始疯长,藤蔓疯狂攀上架子释放自己的魅力,不多时日,层层叠叠的绿叶就织成一帘浓密的绿幕。细碎的小花隐在叶间,素淡不起眼。花落后,菜豆开始崭露头角,细细的,嫩嫩的,像绿色的月牙儿。没用几天,菜豆就长长了,两根为一对,修长干净,通体莹绿,滴哩嘟噜挂满架子。今天刚摘完一筐,隔天去看,又挂满了架。我不爱吃菜豆,但是喜欢跟着妈妈去菜园看菜豆长势喜人的模样。清代诗人吴伟业有诗云:“绿畦过骤雨,细束小虹蜺,锦带千条结,银刀一寸齐。”诗人通过“绿畦”“骤雨”“虹蜺”“锦带”“银刀”等意象,将普通的农家菜豆描绘得极具美感,展现了田园生活的清新与雅致。

以前总觉得菜豆太普通,年岁渐长才慢慢懂得,人间至味往往藏在寻常蔬菜之中。在这个菜豆当令的夏天,我把它做成花样菜品,让平凡却营养的菜豆成为餐桌上的主角,让家人怎么吃都吃不够,这是厨娘骨子里的智慧。

刘世俊

清风吹散农院的炊烟
月光打湿山村的夜晚
喜欢躺在草席上
聆听老艺人
用一张弓在两根马尾上
拉出一腔乡愁
一曲一曲淹过起伏的胸脯
一曲一曲退回去
在乡村院的中央
遥看星月
聆听琴声
不再丢失雨和泪的瞬间

柴火垛

山村的柴火垛
场院角落村落街巷
远去的风景
定格在曾经的记忆里
收割后的喜悦
浮动着草木清气
混着泥土的腥甜
垛成了一个心窝
丝丝柴火
化为锅头里的炙热
地瓜的热气
被窝里的温暖
弥漫山村
冬日里的烟火
垛成暖暖乡愁
一抹余晖幻化成记忆

石榴树

夕阳染红西山顶
院里石榴树烧起一片火红
晚风中被掀落的几许花瓣
缀在叶尖
挂在茎秆上
红艳欲滴
夕阳红花相映
凑成恰好的光景
坐在石榴树下
日子就在这花开花落间悄悄溜走
悄无声息
兜住了奔波与匆忙

织网女

奋飞

织网姑娘,
有双灵巧的手,
鱼梭游走,
织得网眼紧扣,
兜住悄悄话儿一句不漏。
一张渔网含情脉脉织就,
打鱼船上显身手,
一网网鱼虾装满舱,
阿哥驾船满载而归。
海天之间,
掠过一对结伴而翔的海鸥。

随笔苑

七七八八说人生

蔡华先

前段时间,一直在等一个消息,心中一直是一种起伏伏的状态。天天在晨起的朝阳中升起希望,但又是天天无音信,心情伴随着落日而陷入失落。

这种状态,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忐忑不安”“七上八下”吧。七和八,经常出现在民间俗语中。说起七与八,那些相关的成语、俗语,我们几乎是不假思考就可以脱口而出,如:十五个人当家——七嘴八舌、十五个人抬木头——七手八脚、十五根秫秸当标杆——七长八短、十五块板子做桌面——七拼八凑、十五只老鼠打架——七抓八扯、十五只蜘蛛结网——七勾八扯,等等。

数字本是一种符号,它们一旦介入了我们的生活,这些数字就有了气息,有了生命。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喜欢用数字来表情达意,可收到言简意赅之效。比如我们要说一个人笨,民间就有这样一句俗语,两五不知一十;说一个人忠心耿耿,常用一心一意;说一个人办事果断,便用说一不二;说一个人爱指手画脚,常常这样说,这个人总是吆五喝六的。

没有一天,我们的生活可以离开数字;没有一天,我们不用数字来表达情感、描述生活。我们在用数字来表达内心情感的时候,有些数字常常一起搭配使用,

就像一对相伴多年的老友,总是结伴出现,在俗语俚语里缠缠绕绕,不离不弃。七和八就是如此。一次,与多日未曾谋面的老友相见,我问了一句:最近忙什么呢?老友回答:七七八八的事,瞎忙。

是啊,人总是在七七八八忙碌着,在七七八八中纠缠着;人生的日子过起来,总是充满了七七八八的琐碎。人生除了七七八八的琐碎,还有一种“乱七八糟”的混沌。乱七八糟这个成语,既可用于描述物理空间的杂乱。比如说家里来了客人,面对房间里的凌乱,我们会带有歉意地对客人说:不好意思,好几天没打扫卫生了,家里乱七八糟的。又比如,孩子不好好写字,家长批评孩子:你的字怎么写的?乱七八糟的,像草棍子捅的。

如果我们细细探究的话,这个成语源自两个著名的历史事件,“乱七”指西汉的“七国之乱”,“八糟”指西晋的“八王之乱”。历史上的“七国之乱”和“八王之乱”给社会带来了剧烈的动荡,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尤其是“八王之乱”远比“七国之乱”持续时间更长,人民所遭受的灾难也更加深重。它导致西晋衰败,直接引发了五胡乱华的惨剧。因此,乱七八糟也就常常被人们用来形容一种混乱而无序的状态。

在众多七八的俗语中,“七上八下”也许最适合用来表达一种心里慌乱不安,无所适从的焦虑感觉。七上八下的来历,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来源于古代度量衡。古时的一斤为十六两,半斤便是八两。用这样的秤来称量七两多一点的東西时,秤砣放到七上翘尾巴,放到八上又不够称了,不够半斤,所以不好算账。七上八下就成了一种很尴尬的状态。后来,人们慢慢就将它引申开来,用来描述人们的一种心理状态,表达人们在面对不确定事情时内心的焦虑和不安。

人生最确定的一点,就是我们总是生活在不确定之中。世间事,本就少有稳稳当当的,七上八下本就是生活的常态——有牵挂有惦念,才会慌;在有意有关切,才会乱。

数字无言,却道尽人间万般滋味。它们在俗语里生根,在岁月里酝酿,融进我们的一言一行、一粥一饭。七与八,是数字,却又从不是简单的数字。七是奇,是变数,是起伏不定的慌;八是偶,是安稳,是藏在心底的盼。一奇一偶,一慌一盼,便凑成了完整的人间。七是多,八是杂,一多一杂,便是人间最鲜活的样子。七与八之间,是忐忑与安然的相互切换,是遗憾与圆满的纷繁拉锯。